



谍战皖南

黄义士 著

DIEZHAN WANNAN

皖南肃杀的空气中，弥漫着丝丝血腥，

看着一个个被捕入狱的同志，他心急如焚。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014035824

I247.5
3712

谍战皖南

黄义士 著

DIEZHAN WANNAN



I247.5
3712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7230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谍战皖南/黄义士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396-4767-8

I. ①谍…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5952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张 磊

装帧设计:徐 睿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0551)63813778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15.75 字数:220千字

版次: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上卷

- | | |
|-------------------|------------------|
| 01. 引子 / 001 | 17. 万家来客 / 058 |
| 02. 白果埠与白果树 / 003 | 18. 精英特工 / 062 |
| 03. 游子归来 / 005 | 19. 手杖和小提琴 / 065 |
| 04. 特殊使命 / 009 | 20. 爱情陷阱 / 069 |
| 05. 墨斋庄园 / 012 | 21. 毒刺计划 / 073 |
| 06. 伊人憔悴 / 015 | 22. 怀上希望 / 075 |
| 07. 兄弟重逢 / 019 | 23. 绿玉指环 / 079 |
| 08. 村里的人和事 / 022 | 24. 教训兄弟 / 082 |
| 09. 去梅溪镇 / 026 | 25. 万家又来客 / 086 |
| 10. 灾难降临 / 031 | 26. 浪漫求婚 / 090 |
| 11. 劫难之后 / 037 | 27. 暗夜探秘 / 094 |
| 12. 棋子启用 / 040 | 28. 各怀鬼胎 / 097 |
| 13. 深夜出诊 / 044 | 29. 毒刺在行动 / 099 |
| 14. 诊所来了养蜂人 / 049 | 30. 黄蜂岭上 / 102 |
| 15. 小西沟 / 052 | 31. 你我是情敌 / 105 |
| 16. 历经险阻 / 055 | 32. 再去小西沟 / 108 |

33. 两得一失 / 111

34. 我是小偷 / 114

下卷

35. 前往南京 / 119

36. 美人来到白果埠 / 122

37. 岭上云霞 / 125

38. 阴谋夺权 / 127

39. 匿名信 / 130

40. 幕后推手 / 134

41. 互吐衷肠 / 136

42. 岭上炊烟 / 140

43. 惊讶不已 / 144

44. 突击搜查 / 147

45. 空谷回音 / 150

46. 湖边遛马 / 154

47. 心照不宣 / 158

48. 亲人归来 / 162

49. 岭上干部会 / 165

50. 湖畔枪声 / 168

51. 做贼心虚 / 172

52. 杀人灭口 / 175

53. 隔墙有耳 / 179

54. 还是狗鼻子灵 / 182

55. 官方查账 / 186

56. 暴风雨夜 / 189

57. 处决叛徒 / 194

58. 惊魂一刻 / 198

59. 尾巴露出来了 / 202

60. 也有心慌意乱时 / 206

61. 别怪女人心狠 / 211

62. 岭上黎明 / 214

63. 庄园内外 / 216

64. 盛宴空前 / 219

65. 同时行动 / 223

66. 庄园里的风暴 / 227

67. 最后摊牌 / 233

68. 胜利突围 / 237

69. 结束语 / 242

上卷

01. 引子

皖南那块地方,我魂牵梦绕了几十年,怎么也抹不去,总想为它写点什么。这还要从我的孩提时代说起,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皖南有个舅舅来安庆,看望我的父母,那时家里很穷,全家挤在一间低矮的小披屋,还没有装上电灯,只靠一盏煤油灯来照明。舅舅来的那天晚上,一家人彻夜长谈,煤油灯里的油大概快燃完了,光线越来越昏暗,舅舅的前额头顶有些谢,他宽大的面膛发出的光亮,与昏暗的煤油灯光相辉映,说明舅舅的身体和气色很好。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舅舅很健谈,异地(皖南)口音很重,高兴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把不大的小披屋震得颤动。人小时候的记忆最不容易磨灭,以后几十年每当想起舅舅,别的什么都忘了,唯有舅舅发亮的前额面膛和声震屋宇的笑声,总是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和回响。

我母亲和舅舅并不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只是堂兄妹关系。听母亲说舅舅年轻时是个美男子,和几个女人有过婚约,也结过几次婚。还在舅舅很小的时候,他的祖父母——也是我的曾舅公曾舅母自作主张,把舅舅和同村一位比舅舅大三岁、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定了娃娃亲。但舅舅的父母不同意这门亲事,他们在外边干革命,受新思潮的影响,回到家乡就把亲事退了。惹得那位亲家大发脾气,害得曾舅公曾舅母多次向人家赔礼道歉。后来舅舅和同村另

一个姑娘好上了，他的父母认同那位姑娘，舅母还把自己的一枚绿玉指环，叫舅舅当作定情物，送给那位姑娘。可是没过多久，舅公舅母在一九二七年上海的“四一二”事变中双双遇难，十六岁的舅舅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那桩婚姻也在动荡的年代不了了之。舅舅在法国留学时，遇到他的革命伴侣，十年后那位伴侣——我的舅妈在皖南牺牲了。几乎就在那同时，和舅舅相好的那位姑娘，以及和舅舅定过娃娃亲的那位小姐，也因舅舅的关系一死一伤。舅舅以后又结过两次婚，但都不大幸福。

我母亲没有什么文化，她总说舅舅婚姻的不幸，是因为长得太帅气。按照母亲的观点，无论男女只要长得漂亮，婚姻不幸的占大多数，所谓丑人多福。我当然不会赞同母亲的见解，婚姻这东西本来就说不清，也有长得漂亮的男女，一生的婚姻是幸福的。再说我感兴趣的不仅是舅舅的婚姻，更是舅舅这一生，应该说也是赋予了传奇色彩，特别是在历史上的皖南事变后，舅舅在他的故乡都做了些什么？我的舅妈是怎么牺牲的？和舅舅相好的姑娘是怎么死的？和舅舅定过娃娃亲的那位小姐又是怎么负伤的？舅舅后来又有什么遭遇？他这一生坐过国民党的监牢，也坐过日本人的监牢，他革命一生还坐过自己人的监牢，直到一九八一年他临终前，才获得彻底的平反昭雪，重新获得大家的尊重。这许多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舅舅的荣耀和以后的不幸，都与他在皖南事变后的一段经历有关，这也是我关注舅舅的原因。尽管组织上已经给舅舅的一生作了很高的评价，盖棺论定了，但我长大并干上写作这一行，凭着职业的敏感，相信舅舅在他皖南故乡白果埠的那段生活，一定是很好的写作素材。我很后悔没有在舅舅生前，多向他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当然那时也没有这个条件，舅舅只来过一次安庆，我在参加工作前没有去过皖南。更何况舅舅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有“问题”的人，即使是亲戚朋友也不便来往。舅舅从一个老革命，变成一个囚徒，又降到一个普通人，心里一直也不平衡，哪里还有心情说起他的往事？

在我有了工作并喜欢上写作后，我逐渐有了意识，舅舅当年的身影不时浮现在脑海里。舅舅发光的前额面膛、声震屋宇的笑声，不断扰乱我的思绪，有时吃不好睡不香。我记得舅舅和我单独相处时，问我喜欢看什么书。也许当

时我还是儿童,也是随口说了一句:《安徒生童话》。舅舅就带我上新华书店,买了《安徒生童话》和别的几本少儿读物。舅舅还说我长大要是当上作家,他就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一晃几十年过去,我总觉得欠了舅舅一份情。现在舅舅故去已三十年,我有义务完成自己的责任,这一定也是舅舅的心愿。

我去过皖南不少地方,屯溪、宣城、南陵、泾县、黟县、旌德、太平、青阳、石台、绩溪、宁国。还两次登上黄山,去过新安江、青弋江、徽水河。到过汪伦送李白的那个渡口,也去过胡适故居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遗产的西递和宏村。这些如今让世人瞩目的地方,的确有着迷人的风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但最让我向往和牵挂的,还是舅舅曾经生活和战斗的地方,那就是白果埠。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落,因为舅舅的原因,我对它情有独钟!

在我打开电脑准备写作时,竟长时间敲不下键盘。舅舅的经历只是零星地听母亲说起,而母亲所说的除了舅舅大概的经历外,也就是舅舅那几次婚姻。对我关注舅舅在皖南事变后做了什么,母亲基本上也是一无所知。我本来想以舅舅的老家白果埠作为书名,后来想舅舅的那段往事,是在皖南事变以后,在敌、我、顽之间展开的一场间谍战,干脆我也走通俗的路子,于是把小说定名为《谍战皖南》!

02. 白果埠与白果树

如今的白果埠已经是一个繁华的集镇,刚刚升格成为乡镇一级的政府所在地。我想象中的那个白果埠早已不见了,只是它的地理位置不变,白果埠在皖南东部的宁国县境,往东过了广德就是江苏。

我只去过一次白果埠,就再也不愿意去了。因为现在的白果埠,和我见过的许多乡镇没有多大区别,更和我母亲曾经向我描述的白果埠有天壤之别。我不愿意让如今的白果埠干扰我的思绪,把我多年建构在头脑里那个神奇的白果埠挤掉。

听母亲说过,白果埠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盛名。那还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北宋末年,歙州的方腊造反,起义军纵横江、浙、皖一带,方腊在扫荡皖南各地时路过白果埠,他看到一处高地生长着许多白果树,一棵棵枝干端直,枝条蓬

勃，扇形的叶片像是华盖。那时正是秋老虎季节，骄阳似火，方腊全军酷热难耐，听到一声令下纷纷跑到白果林去避阴。方腊自己选了一棵高大的白果树，靠在树干正享受阴凉，突然刮来一阵大风，头顶上本来还是青翠的树叶，刹那间变成一片金黄。金黄色的叶片纷纷扬扬地落下，把方腊全身裹住，像是给方腊穿上龙袍。起义军上下齐声欢呼，都说上天应验，方腊是真命天子。方腊也信以为真，他打下杭州后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设官置吏，建元永乐，真的做了皇帝。方腊认为能有这样的好运，一定是白果埠上那棵白果树赋予他的，他叫人带上祭品去祭拜那棵白果树。方腊还听从军师的建议，在白果埠建立行宫，以便自己以后出巡时用。白果埠一下子热闹起来，那棵神奇的白果树也被人当作神灵顶礼膜拜。

方腊起义最终在北宋官军和梁山好汉的联合攻击下失败了。方腊只做了不到一年的皇帝梦，就被押往汴京凌迟处死。那个动工不久的所谓行宫，也被北宋官兵捣毁。高地上的白果树被砍的砍，伐的伐，烧的烧，几乎全都毁了。说来也怪，只有方腊靠过的那棵白果树，虽被折腾得干断枝裂，但在官兵走后第二年春天，它又神奇地复活。迷信的白果埠人相信，这棵白果树是神树。

我长大后，对母亲曾经绘声绘色讲的这个故事失去了兴趣。这种带有神奇色彩的故事，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举不胜举，很多是捕风捉影，以讹传讹。还有就是张冠李戴，就说方腊的下场吧，史书的记载是被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北宋末年他还是小将）活捉。民间偏偏说是打虎武松独臂擒方腊，并被施耐庵写进小说《水浒传》。

当然，我不愿意扫母亲的兴。再说我还可以借助这个传说，在白果埠和那棵白果树上做文章。

我查过词条，白果树的学名叫银杏树，又称公孙树。有“公种孙得食”之说，意思是爷爷种下的树，到孙子才能吃到果实。

据史料上载，白果树最早只有中国才有，现在日本、东南亚和欧洲也有白果树，是从中国移植过去的，有人说它是植物界的大熊猫。

白果树长寿自不必说，山东日照的定林寺内，就有一棵据传是商代种植的白果树，胸径有四米，寿龄已达三千五百年，至今仍然结果。所以生活在白果

林周围的人,寿命一般都比较长。居住在白果埠的人普遍高寿,也证明了这一点。

白果树除了象征长寿,它还可以比喻对爱情的坚贞。当然,中国许多树木花草都可用来比喻爱情,比如合欢树、并蒂莲。在白果埠那棵千年犹存的白果树下,一直上演着传颂不绝的爱情故事。在母亲的讲述中,至少舅舅在白果树下,就有他的爱情故事。

白果埠坐落在一块高地,它的三面是山,形似一条盘龙,名叫盘龙山。只有南面是一块水域面积很大的湖泊,名叫龙金湖,东南方向可达江苏境内。传说湖底有金子也有妖怪,妖怪保护湖底的金子,如果谁想挖掘湖底的金子,就会被妖怪吃掉。

白果埠本来无人居住,是一块空地。方腊叫人建行宫时,一下子来了许多人,都是建筑方面的能工巧匠。这些人忙碌了不到一年,方腊起义失败,大部分人在官军的胁迫下散伙离开,但也有一些人留了下来,成为现在白果埠人的先祖。先祖主要有四姓人家。一是万姓,二是费姓,三是傅姓,四是华姓。经过千年的演变,虽然也有一些杂姓迁移过来,但这四姓人家还是占大多数。按照二十五年为一代人来算,距最早一代已经是四十多代了。白果埠的人近亲通婚现象很普遍,我怀疑近亲通婚已经带来后果,因为白果埠时有傻子出现。

他母亲嫁的夫家姓华,舅舅自然也姓华,单名一个恺。舅舅除了曾经短暂的用过一次叫“灰熊”的代号,一生只叫华恺。

从现在开始我也不叫他舅舅,而是改称华恺。华恺是一九二七年春节后离开白果埠,随父母去了上海。十三年后,也就是一九四〇年秋回到白果埠。这十三年中,华恺从一个不太懂事的少年,成长为一个革命者,在回到白果埠的半年,是他一生最辉煌的一段岁月。

03. 游子归来

那时候的人不习惯公元纪年,他们只记民国多少年,或农历某某年。白果埠的万老先生就记得,华恺回到白果埠,是在民国二十九年,农历庚辰年丁丑日,是他在一次打猎归来,在白果树下碰到的。因为后来无论是国民党追查华

恺，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审查华恺，万老先生都是这么说。为此我查了一下万年历，华恺回白果埠的准确日子——庚辰年丁丑日，是公元一九四〇年农历九月初一，公历却是十月一日。农历和公历相差整一个月，在过去的历法计算中也不多见。

万老先生名叫万墨斋，是白果埠最有名望的人，早年参加过反清团体同盟会，是国父孙中山的追随者。万墨斋喜欢打猎，只要闲暇无事，就会背上一杆猎枪，带上他的爱犬吉米，去盘龙山打獐子、野兔、山鸡，就是偶尔碰上豺狼、豹子也敢打。和农村的草狗不同，吉米是德国品种，时年三岁半，是万墨斋过去的部下从国外带回来送给他的礼物，全身长着黑缎似的皮毛，奔跑起来像黑色的闪电。

万墨斋凭他的资历完全可以谋一个高官做，但老先生生性耿直，对看不惯的人和事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孙中山和宋教仁在同盟会的基础上，创建了国民党，万墨斋是积极的响应者，并成为第一批国民党党员。当宋教仁、孙中山先后死去，国民党内争权夺利，派系之争以至武力相向层出不穷。老先生看不惯了，无声地退出国民党，并从南京回到白果埠，在他的墨斋庄园当寓公，过着优哉游哉的田园生活。

抗战爆发，蒋介石去了陪都重庆，汪精卫坐拥南京，都向他频频示好。汪精卫首先派出汉奸向他游说，请他去南京做维持会长，以撑伪政府的门面。他把来人痛骂了一顿，并声言决不会替汪伪政权卖命，当日本人的走狗。蒋介石通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出面请他吃饭，随便他挑什么官职。万墨斋考虑到重庆方面好歹是打日本，没有像对汉奸那样恶语相向，但他说年纪大了，再说有儿子在重庆教育部为官，也算为抗战出力，他自己只喜欢寄情山水。顾祝同说服不了万墨斋，回电蒋介石说万墨斋不识抬举。蒋介石心里明白，万墨斋对自己心存怨恨。一九二七年，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上海大开杀戒，捕杀共产党，造成白色恐怖的“四一二”事变。华恺和他的父母一起被捕，万墨斋亲自去找蒋介石，但蒋介石躲着不见他。万墨斋凭着自己在国民党的资历，勉强能去牢中探视。华恺的父母请老先生救出自己的儿子，监狱方面开始也不同意。万墨斋冲着监狱长大吼：“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他怎么会杀人放

火，危害民国？如果你们不放华恺，我就陪他把牢底坐穿。”慑于他在国民党内的威望，华恺还是被万墨斋领出监狱，带回白果埠。但不到一个月，华恺给老先生留下一封短信——

爷爷：

我走了，到我该去的地方，来不及向您当面辞行，以后我一定会回来
看您老人家。

华恺

与其说是短信，还不如说是一张便条，万墨斋打猎回来才看到。有人猜测是华恺父母的朋友带华恺走的，那人一定是共产党。万墨斋曾多方托人打听，终究还是无结果。

万墨斋今天打猎很有收获，除了野兔、山鸡，还打了一只獐子。獐子有几十斤重，老先生背在肩上有些吃力，他当然舍不得把獐子扔掉，只好走一段山路歇一会，然后扛起来再走。他来到白果树下，这里离村庄和他的墨斋庄园已经不远，他准备休息一下。

爱犬吉米忽然吼叫起来，从湖边的小路来了一人一马，人没有骑马，而是牵着马走。万墨斋抬眼再看，那马上像是驮了东西。万墨斋叫了一声吉米，吉米不再叫唤，摇尾低哼了几声。

来人身材高大，三十岁上下，穿一身米黄色西服，头戴礼帽。这种服饰只在大都会的上海、南京才有人穿，皖南山里很少见到。

来人站住，向白果树下望了望。忽然他丢掉手中的缰绳，向白果树跑去，边跑边高声地喊：“爷爷，爷爷……”

靠在树干休息的万墨斋站起来，在白果埠叫他爷爷的人实在太多，因为辈分摆在那里。除此之外老先生还热心家乡公务，村里的小学堂就是他出资办的，白果埠下两辈三辈的孩子都叫他爷爷。

来人已冲到他面前，抓住他的手，高兴得像孩子似的：“爷爷，爷爷，没想到真的是你。爷爷，您好吗？”

万墨斋愣在那里,他觉得来人的亲切有些过分:“啊啊,好好。”

来人的热情没有减退:“爷爷,你不认识我了?”

万墨斋还是困惑:“你是——”

来人摘掉头上的礼帽:“我是华恺,恺恺呀!”

万墨斋吃惊地瞪大眼睛:“华恺? 恺恺!”

华恺依然激动:“对对,我是恺恺。”

十三年了,老人万墨斋没有多大变化,仅仅是老了一点。可少年华恺已经长大成人,变得让人不认识了,就连乡音也变去不少。万墨斋终于老泪纵横,他一把抱住华恺,声音哆嗦地说:“恺恺,你总算回来了。十几年了,你还是回到白果埠了。”

华恺:“是的,爷爷。”听得出他也在哽咽。

两人坐在白果树下,开始了漫无边际的交谈。华恺说他是从海外归来,到南京后从秦淮河上船,换乘两次沿梅溪河来到龙金湖。因为山路崎岖,还带了许多东西,雇人搬运不方便,就买了一匹马。

万墨斋这才注意到,枣红马驮了两只大木箱,看得出木箱很沉。华恺说木箱里都是医疗器械,他进一步解释,他在国外学医,回到白果埠准备开诊所,为乡民看病。

万墨斋点点头,华家的祖上是郎中,传了几代。到华恺父亲这一代时,郎中的活没人干了,长子成了职业革命家,不久遇难。次子当了木匠。不过因为祖传的关系,华家有一些医学秘方,华恺还在少年时,在他爷爷的指导下,也能给乡里人看一些简单的病。

万墨斋自然要问这十三年华恺去了哪里,都干些什么事。华恺当然有所隐瞒,只说当初被父亲的朋友领走,那人受父母之托,把华恺带到上海去读书,读的是教会学校,以后就去国外深造学医。万墨斋还是责怪,就是走也要等他回来告个别。华恺不敢说实情,编了一些话,说来人带了一辆车,必须马上走。至于那么多年为什么不写一封信回来,华恺也是含糊其词一带而过。

真实情况是带走华恺的人名叫小开,真名潘汉年,是华恺父母的朋友。因为当时发现有人注意,潘汉年顾不得让华恺和万墨斋告别,匆匆带他上路。一

晃十三年过去，华恺带着潘汉年给他的特殊使命，回家乡白果埠，代号“灰熊”，开始了他一生唯一的一次谍战生涯。

04. 特殊使命

华恺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潘汉年，是潘汉年最先领他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也因此给他带来灾难。

潘汉年是江苏宜兴人，一九二五年年仅十九岁就入党，和华恺的父母同在一个党组织。虽然是同事同志，但潘汉年叫他们叔叔婶婶，因为年龄相差近一代，潘汉年只比华恺大五岁，两人在一起更像是兄弟。一九二七年春节过后，华恺随父母到上海，父母因为工作忙就把他交给潘汉年，潘汉年带着他满上海地跑，上海的马路弄堂、黄浦江苏州河、大世界百乐门玩了个遍，都是年轻人嘛。

“四一二”大屠杀时，潘汉年因为年轻资历浅，身份没有暴露，不在国民党的搜捕名单中。当他看到华恺一家被警车带走时，急得四处找人营救。可是党组织几乎遭到灭顶之灾，重要的领导人都潜逃出了上海，白色恐怖让人窒息。潘汉年也是急中生智，他在和华恺的父母相处时，了解到国民党元老万墨斋和华恺的父母同是皖南白果埠人，两家关系极好。潘汉年给白果埠的墨斋庄园拍去电报，告之情况，请万老先生火速前来营救。万墨斋急忙赶到上海，蒋介石避而不见，华恺的父母虽遭杀害，但华恺总算救出来。潘汉年听说敌人内部有传言，释放华恺是迫于万墨斋的情面和压力，还要重新拘捕华恺，以便斩草除根，他决定抢在敌人之前赶到白果埠，带走了华恺。

华恺到上海进了徐家汇一所教会学校，这里不仅可以上学，也便于隐蔽。他在这里完成了三年学业，学完了高中课程，还掌握了法语、英语和日语。常来教会学校授课的一位神甫很喜欢他，华恺不仅长得讨人喜欢，还善解人意，神甫常带他去教堂和自己的家。有一次神甫的一位从法国来的朋友，突然得了急病，胸肋背痛，连眼睛都痛，不停地咳嗽，去教会医院看西医，医了几次吃了西药，不仅不见好，连临床生命指征也越来越少。华恺见神甫急得不行，在一旁说这是寒热症，我爷爷在世时最会医治。神甫问你知不知道这个药方吗？华

恺答,药方很简单,就是每天喝三碗小孩尿。华恺还说每次有病人来,爷爷都叫他撒尿,趁热给病人喝。因为小孩尿性味咸寒,能下淤滋阴补气。神甫来中国生活了十几年,听说中医有些神奇的疗效,就去中医诊所询问,果然如华恺所说。神甫就按中医开的药方,用童子尿让那位朋友连服七日,喝后连下七天淤血,半个月后那位朋友完全康复。

神甫和那位朋友很感激华恺,知道他是中医世家之后,有心栽培他。可西方人认为中医虽然神奇,但缺乏科学依据。神甫想让华恺去法国学西医,科学的西医和神奇的中医相结合,华恺就能成为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那位法国朋友也愿意就此带华恺走。

华恺把情况报告了潘汉年,潘汉年马上同意。当时中央已在江西创建了根据地,红军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缺医少药。潘汉年想让华恺学成归来,再派往江西苏区,那比送一般的军政人员更好。潘汉年在华恺临走前问他,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这还有什么可说的,父母就是共产党,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作为儿子自然要继承父母的遗志!

华恺在法国学医六年,这期间还跟导师去了一次日本仙台,进行学术方面的交流。华恺喜欢鲁迅的作品,特地去鲁迅曾经就学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看了看。华恺自从离开白果埠,除了潘汉年他和谁也没有联系,因为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共产党不得不转入地下,地下工作主要是单线联系。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华恺刚刚完成学业,就奉潘汉年之命回国,他不得不在法国刚刚认识,并相恋的女友孙露告别。孙露告诉他,她不久也要回国。两人当时还不知道,彼此都是接到各自上级的指示,华恺回到上海,孙露去了延安。

华恺回国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全面合作的局面形成。鉴于一九二七年的教训,只要身份没有暴露的人,一律还是留在隐蔽战线。潘汉年在一九三一年曾任过中共特科的领导人,熟悉隐蔽战线和它的重要性。华恺可以利用医生的身份,潜伏在上海。

华恺通过那位神甫,在徐家汇开了一家诊所,因为是在法租界,他又有过硬的法国学历,没人怀疑他的身份,实际上这里是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点。虽然当时上海有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潘汉年就是办事处主任,对国民党方面而言,

他的身份是公开的。所以一切不便公开的事,都通过华恺这条渠道,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开始也没有注意到这里。上海失守后,这里主要用来对付日本人和汪伪政权。

华恺的诊所有一个秘密电台,他在法国学医时就按潘汉年的指示,学会了电台操作。在潘汉年撤离上海时,给了他联系密码,他按规定时间和延安联系。渐渐的他熟悉了延安那位发报员的操作手法,尤其是结尾会附上一个英文字母 L。华恺在后来发电时,结尾也附上一个字母 K,彼此作为呼应,也算是一种联系。

上海汪伪政权七十六号魔窟的特务和日本的密探,通过仪器探测,发现了电台的位置。因为那时日本还没有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他们也不敢公开闯进法租界实施搜捕。日本在上海的特务组织梅机关,下令对那一带实施监控,在确定电台就在诊所后,在华恺一次外出办事时,在路上进行秘密抓捕,就这样华恺在上海第二次进了监狱。第一次是他十六岁那年进了国民党的监狱,这次进了日本人的监狱,两次都被关在同一个地方——上海提篮桥监狱。

华恺经受了日本宪兵的严刑逼供,他一口咬定是商用电台,和国外进行商业联系,主要从事医疗器械的交易,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上海也是有的。为了掩护电台,他之前做了这方面的准备,和上海几家大医院,以及经营医疗器械的单位有过这方面的业务往来。但敌人显然不死心,他们怀疑华恺不是重庆就是延安的人,不能轻易地放。

延安失去和上海的联系,知道代号叫 K 的人出事了。那时潘汉年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延安指示他去上海看看。潘汉年在上海的人脉很广,他以某洋行代理的身份,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董慧出现在上海滩。潘汉年通过内线了解到,华恺的身份没有暴露。

潘汉年花钱走通关系,神甫也出面担保,华恺被保释出狱。让他惊讶的是,迎接他出狱的不仅有神甫和潘汉年夫妇,孙露也出现在他的面前,孙露脸上那意味深长的微笑,让他激动不已。他强力控制住自己,才没有做出失态的举动。

已经用不着向潘汉年汇报自己和孙露的恋情,在潘汉年和董慧的关照下,两人举行了婚礼。婚后孙露才向华恺坦承自己的一切,她是南洋归来的华侨,回国后就去了延安,那次去法国是负有使命,本来是途经巴黎回香港下南洋,为延安筹措经费,因时局变化接到命令暂缓去香港,停留巴黎期间认识了华恺。孙露还告诉华恺,她们家和董慧一家有通家之好,而董慧是香港富商的小姐,其父是银行的董事长。一九三八年潘汉年第二次去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常应邀去中央党校和情报训练部讲课。在听课的人中就有孙露和董慧,董慧和潘汉年在延安相识并相爱,他们的婚礼也是在延安举行的。

以后潘汉年来往于沪港两地,指导地下工作。董慧则以银行职员的身份,负责传递情报和筹措经费,孙露则协助华恺收发电报。当孙露向延安发报时,结尾用一个L,华恺这才知道,他们之间早就有了联系。他也因此知道,L代表孙露的“露”字。孙露也笑着说,你的那个K,不也是代表华恺的“恺”字吗?两人在一起度过了一年的甜蜜岁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局势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倾向,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最不放心的皖南的新四军,他认为这是埋在他的老巢宁沪杭附近的一颗定时炸弹,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共产党自然也认识到皖南是战略上的一个支点,保住皖南对双方今后的命运都是休戚相关。中共中央迫于重庆的压力,不得不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全部北调,但皖南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潘汉年接到指令,要重新在皖南布下棋子,一是应付可能出现的突然不测,二是作长期打算。他看好华恺,要华恺回老家白果埠,利用医生的身份做掩护长期潜伏,只接受他的指令,不和当地的党组织和新四军发生横向联系。

就这样华恺告别妻子孙露,准备好医疗器械,离开上海,踏上回乡的路程,回到他阔别十三年的故乡白果埠。

05. 墨斋庄园

夕阳西下,村庄冒起了炊烟。万墨斋站起来说:“咱爷俩回去慢慢聊,你先住在我家。”华恺离家十三年,华家大屋里自家的房子已被二叔占用,他暂时只能住进墨斋庄园,等二叔家腾出来再搬回去。